

简论巴哈伊之上帝创物与老子之道生万物的异同^{*}

万丽丽

巴哈伊教发源于19世纪中期的伊朗，由巴布与巴哈欧拉两位先知创立，该教宣扬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由于教义简洁，形式灵活，受到广泛欢迎，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分布第二广的世界性宗教。而老子哲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即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末年，一般认为老聃为其创始人。该哲学的要义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于文约义丰至今对中国及至世界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上帝创物与道生万物则分别是上述两个出现时间、地点乃至主旨迥异的思想系统的基本命题。把这样的两个命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似乎有些牵强。但笔者却认为尽管上帝创物与道生万物这两个命题各自存在的背景悬殊，它们的具体含义却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当然，它们的差异更是显著的。本文就将对这两方面即二者的同与异进行分析。

一、上帝创物与道生万物之同

其实，无论是上帝创物还是道生万物，其含义都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何为上帝或道，它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说它创或生了万物。第二，上帝或道是如何创或生万物的，又创或生了什么样的万物。第三，生成了的万物与其生者即上帝或道的最终关系如何，是统一还是分离？如果是统一的，又是如何统一的？巴哈伊的上帝创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在上述三方面都可找到许多类同点。

首先，就第一方面即上帝和道的本质和特性而言，不管是巴哈伊的上帝还是老子的道实际上都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创生力，它不仅是宇宙的根源，同时也是宇宙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其性质是绝对的、超越的。比如，巴哈伊认为，上帝是“神圣的本体”，“不可知的本质”^①“他的形象反映在整个创造界的明镜中”^②，“领悟上帝的存在是一切事物的开始，严谨地遵守他普实于天地的神圣旨意是一切事物的终极”^③，他是“自生自在者”，“其起源无始点，其结束无终点”。^④

《老子》则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

^{*} 原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3期。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属下之委员会1992年版，第3页。

②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36页。

③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1页。

④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29页。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即在天地之前，有一混成之物，它独立地存在而永远不变，循环往复地运行而永不休止，可以把它当作天下之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把它叫作道。可见，道就是“万物之母”，即宇宙之根源。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②，“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用之不可既”^③。它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④，“万物恃之以生”^⑤，且“归焉”^⑥。

其次，在第二方面即万物的生成过程方面，老子和巴哈伊都坚持万物的产生是从无中生有，一中生多。先看一下巴哈伊的表述，“最初上帝是独一的，除他之外，一切皆空”^⑦，“他从虚无之中创造了万事万物，从无有之中创造了最精巧优美的组成部分”^⑧。很明显地在起源时只有一种物质，同一物质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每种元素中，于是产生了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在产生时渐渐固定下来。每个元素开始独具特性。但是这种固定并非凝固不变的，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后才达到圆满和完美的存在。然后这些元素被组合、组织并结合成无数的形式，或者说，从这些元素的组织与结合中产生了无数的生命。^⑨

老子的观点也很明确，《老子》四十章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⑩，四十二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⑪，即道萌生了宇宙的元气。在这元气之中，又分化出阴阳两气，即万物发展的动力，二气的交合产生和气，万物得到和气即开始生长，从而演化出了千姿百态的万事万物。归根结底，有生于无，万物源于一。

除此之外，二者还都根据万物从上帝或道那里所得之属性的不同把它们分成了不同的类别。比如根据万物之灵魂即万物所得上帝之属性的不同，巴哈伊把上帝的创物分成了三类：物，凡人，先知。而根据所分得之道即德的不同，老子处的万物也分成了三类：物，人，圣人。在第三方面即万物与上帝或道的关系上，巴哈伊与老子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人与上帝或道的统一，其统一的根本途径就是穷其本性，去其欲望。巴哈伊认为，作为人之本质的灵魂，是“上帝的迹象”，也就是说，在人的本性中潜藏着上帝的所有完美属性，人只要能够使这些潜藏的美质显现，就可趋向完美的境界，实现与上帝的统一。而“本源赋予于人的这些性能”^⑫之所以不能显现是因为它被世俗的欲望所遮掩，就如同太阳会因镜面上有灰尘和浮渣的覆盖而无法反射出来。因此，“只有擦拭去世俗的欲望和限制所造成的浮渣与尘埃，潜藏在人类本质内对上帝依赖的本性才会从隐蔽的帐幕后显现出来，如神圣启示之一般灿烂，同时其显灵出的荣耀将如旗帜一般插植在人的顶峰”^⑬。

①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②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31页。

③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83页。

④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31页。

⑤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81页。

⑥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80页。

⑦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30页。

⑧ 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⑨ 参见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马来西亚巴哈伊国家灵体会1967版，第182～183页。

⑩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96页。

⑪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102页。

⑫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6页。

⑬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6页。

老子更明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①，声色使人迷失了本性。要想“常德”足即人之天赋本性足必须“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② 总之，要得道，必须无私无欲。老子在谈及对真理的认识时曾用了四个字“涤除玄览”，这四个字亦可被看作是人之去欲明道的过程。涤除即洗垢除尘，玄览即深观远照，也就是说人之私欲成见如镜上之尘垢，只有清除它才能使人深观远照，发现道及万物包括人的本来面目，进而显现它。

二、上帝创物与道生万物之异

尽管巴哈伊的上帝创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但是由于其产生背景的悬殊，二者仍然存在极为明显的差别。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依旧按照第一部分论述的顺序对二者的差异作一简单说明。

（一）他生力与自生力

就上帝之本质而言，虽然如前所述，无论是巴哈伊的上帝还是老子的道，都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创生力，但是对万物来讲，巴哈伊的上帝却是一种外在的他生力，而老子的道则是一种内在的自生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根据巴哈伊的观点，万物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上帝的创造即上帝的本质是完美的，出于爱，他把自己完美的属性投影到创物界，于是有了万事万物，可见万物的产生并非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而这人为的力量——上帝虽然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中显示了自己的属性，但是它的本质却永远高超于万物之上，从未下降、分离甚至于进到万物之中，换句话说，上帝虽然创造了万物，但他和其创物之间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永远是他，万物永远是万物，对于万物来讲，上帝永远是与它们有别的、在它们之外独立存在的推动力，即他生力。

老子的道则不同。虽然老子在论述万物的生成过程时曾用了“道生之”三个字，似乎万物的生成也源于道的人为运作。但他在《老子》第四章叙述道的运行法则时却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道法自然”^③。何谓“道法自然”？《广雅·释诂》：“然，成也。”道法自然即道法自成，也就是道取法自己生成的样子，凡事顺其本然，听其自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道生万物并非是指道创造或者生产了万物，而是道辅万物之自然，任万物自生自成，在这里作为宇宙原动力的道不过是万物所以生和成的依据和条件。正如老子所言：“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④，这一依据和条件既独立于万物之外，又遍在万物之中，道就是宇宙万物的自生力、内生力。

（二）有为与无为

就万物之生成过程来看，虽然无论是巴哈伊还是老子都认为上帝或道是从无中生有，一中生

①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 27 页。

②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 86 页。

③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 60 页。

④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 77 页。

多，并都根据它们赋予万物之属性的不同把后者分成了不同的种类，但巴哈伊与老子所各自表述的上帝或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却是根本不同的，简而言之，上帝是有为，而道是无为。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为并不是能为，而是依我而为，顺我而动，在巴哈伊那里就是依上帝而为，顺上帝而动。我们来看一下巴哈伊的有关表述。巴哈伊讲，上帝的本质是完满的，出于爱而他创造了万物，目的是为了每一种造物都能反映出它的一种或多种属性。可见，从一开始上帝对万物的产生就是有为的、主动的，换句话说，万物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经由了他意志的运作并是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在此后的运行中，万物更无时无刻不被他的旨意所笼罩，他一方面命定了一切除他之外无法探索的事物，包括他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出于慈悲和仁爱，“促使其神圣指引的圣阳和神圣团结的表征向世人显现，并且注定这些圣洁者赋有与他同一源本的智识”^①。他一方面选择了人并赋予人高于其他创物的优越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又谕定每一种创物在其界域里都是完美的。总之，“他为所欲为，并依其所悦而命定一切”^②。他是强大的，拥有并宣示着他独家的，无可置疑的，贯穿有生之界的主权，天地间所有的生灵都要经过他的秤量，然后判其命运：他可以使任何他所中意的人致富，也可以一声令下让富贵者的财产全部消失。“倘若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有任何价值的话，他绝不会允许他的敌人占有它，连小得像芥菜粒一样的东西，他也不会允许他们占有。”^③他的光芒令人震惊和目眩，他的威严令人敬畏和赞颂。他是“无所不有者，至高无上者”^④……这，就是巴哈伊所描述的上帝，有为并且能为的上帝。虽然在巴哈伊那里上帝已不再是男性化的偶像，但是在巴哈伊对上帝之有为过程的表述中，我们却依然感觉到了其父性的色彩。

与上帝的有为恰恰相反，老子之道的作用方式是无为的，无为不是不为，而是因物而为，顺物而动。《老子》在第四章中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⑤，“冲”即空虚无形，“道冲”即道是空虚无形的。道既然是虚空，那么它就没有自己的实体，没有实体自然也就没有喜好利益，没有创造万物的动因。因此所谓道生万物，如同上面所讲的实际上是道顺万物而生，即道只是承顺了万物的发展，受到万物的推动而发展。与上帝在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主动与强大相比，道在这一过程中的性质是被动的、柔弱的。它虽然是被动的、柔弱的，但是由于它善于给予万物并成全万物，因此它的作用广大无边，无处不在，万物皆恃之以生并以之为归。尽管如此，它的态度依然是谦卑的，老子曾用12个字来描述这一谦卑的含义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⑥，意思就是道虽然蕃生了万物，却并不因此把万物据为己有，虽然作育了万物却并不因此而矜持自高，虽然统帅着万物却并不因此而自视为主宰。它“寂兮，寥兮”^⑦，就那么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存在着。如果说在巴哈伊那里上帝之于万物体现了一种父性，那么老子的道则体现了母性。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4～5页。

②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18页。

③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48页。

④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15页。

⑤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10页。

⑥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118页。

⑦ 冯达甫：《老子译注》，第58页。



(三)同在与同一

就万物与上帝或道的关系看，虽然无论巴哈伊或老子都坚持万物包括人和上帝或道最终是统一的，但是由于我们在第一个问题里所讲的上帝或道之本质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各自统一程度也是不同的。即在巴哈伊那里，人和上帝的统一最终只是“同在”，用巴哈伊的话说就是“亲近上帝及达到了他的尊前”^①。而在老子那里人却可真正的与道为一，此时道在人中，人亦在道中，人道混而不分，同而为一。

.....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7页。